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卷

春秋辯義卷二十四

明　卓爾康　撰

昭公二

辛未○景王十五年

十有二年○晉昭二齊景十八衛靈五蔡滅鄭簡三十六卒曹武二十五陳滅杞平六宋元二秦哀七楚靈十一吳夷昧十四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陽即唐燕别邑中山有唐縣蘇子繇曰三年燕伯奔齊六年齊將納之而不克至是始納之其言納燕有君也名其出奔而不名其納不以髙偃名燕伯君臣之禮也不言納于燕者未得所都也

陽今保定唐縣古中山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髙閌氏曰鄭去中國即楚久矣至于簡公秉晉悼之方興以國反正遂息諸侯之兵子産相之薫然慈仁

民蒙其惠蔚為春秋之賢諸侯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傳通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公如晉者七至河而復者五豈盡為莒之愬耶蓋惡公附楚也穀梁氏季孫氏不使遂于晉也是也

趙子常曰穀梁氏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左氏謂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晉人以取鄆故辭公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郊奔齊使晉人但以莒故二子何懼之甚唯季孫覺二子之謀恐公愬已于晉故私屬晉人使不納公此二子者所以叛且奔也穀梁此說必有所傳可補左氏之

闕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左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于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熊懷寵也

黄東發曰以宣四年鬬椒之亂也熊于得臣為四世孫雖鬬氏同出若敖已遥遥矣或曰吳楚殺大夫必關于中國之故乃書夫將有其終必有其始此亦楚虔見殺之由豈不關于中國之故哉

左傳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晉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臯歸

熊公作然穀作虎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季氏之臣南蒯怨季孫之不禮也將去季孫而立公子慭不克南蒯以費叛慭從公于晉還及郊聞亂遂奔齊

慭公作整

楚子伐徐

左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

王樵氏曰楚子已滅陳蔡欲肆其心將有事于壯方而患吳之撓其後故伐徐以威吳也然則曷不遂伐吳乎蓋懲鵲岸房鍾之兩敗且慮兵連釁結未易得

解為壯方諸侯所窺故秉滅陳蔡之威加兵于徐欲以先聲脅吴使不敢動爾何以知其將有事于壯方曰使人于周求鼎以為分求伯父昆吾舊宅之許田于鄭此非啓其端乎且申之會所聞六王二公之事其心欣然極其願之所止固必如穆王周行天下皆有車轍馬跡而後已也子革之言固其志矣動之以後禍其心暫而怵焉隋煬帝之江都海陵庶人之江上與楚子虔之乾谿前後一也

晉伐鮮虞

春秋記事前畧而後詳先言荆而後言楚先國而後人後名後爵書法固自如此非徒以漸進之也晉之于中國舊矣何以畧而舉國鮮虞新也鮮虞為狄之餘舊也而鮮虞為狄別族又名鮮虞新也晉國啓疆鮮虞新國兩者皆不來告魯國聞之記曰晉伐鮮虞而已不能詳也不詳伐鮮虞自不詳晉也過此便可知其顛末矣昭十五年定五六年哀六年四伐稱將

稱師矣此等魯可以不記記者著白狄之餘孽舉攘狄之始終為春秋一大事也

季氏曰鮮虞子姓國狄之别族也在今真定府新樂縣漢志所謂中山新市縣有鮮虞亭中山今為定州其東南為下曲陽今之晉州也是為鼓子國下曲陽之西南為肥子國在中山新市南三百餘里後漢下曲陽屬鉅鹿郡鉅鹿本治廮陶縣即今順德府平鄉縣也按地理志云下曲陽有鼓聚故狄鼓子國則中

山鉅鹿之地皆狄區杜氏以鮮虞肥鼓皆為白狄別種失之矣白狄自有一種在今延綏葭鹿之地與中山鉅鹿相去甚遠安得同為一種也

昔陽城在今太原府樂平縣東五十里

壬申○景王十六年

十有三年○晉昭三齊景十九衛靈六蔡平公廬元年鄭定公寧元年曹武二十六陳惠公吳元年杞平七宋元三秦哀八楚靈十二殺吳夷昧十五

春叔弓帥師圍費

趙子常曰內邑言圍皆叛也費叛曷為不書家臣叛其大夫而非叛君也是時三家分魯尺地一民皆非魯君之有故家臣得假張公室之美以亢其大夫故圍鄆圍郈皆不言叛苟非叛其君則不足志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谿穀作溪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胡傳棄疾立比為王而已為司馬固君比矣而又殺之則宜書曰棄疾弑其君比而曰殺公子比何也初子干歸自晉觀從假棄疾命而召之來則來坎牲加書而强之盟則盟帥四族衆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太子禄而立之為王則王周走而呼於國中謂衆怒如水火而逼之自殺則自殺其行止遲速去就生死皆觀從與國人所為而比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為棄疾之君乎然比兄也黑肱弟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為

王肱為令尹棄疾為司馬蓋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文歸獄棄疾者誅其本意在於代比而非討之也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而懷惡者亦無所隱其情矣

楚君淫虐四族失職陳蔡腐心棄疾為蔡公子干子晳二亡公子在外者耳覬覦從作搆而蔡朝吳以一言決之是時棄疾已翻然決計以藩為軍速于入楚使須務牟史猈先入殺羣公子者棄疾也及為司馬先

除王宮使觀從于乾谿者先歸復所後者劓亦棄疾也公子比一妄庸人為人牽弄棄疾輩尊其為王則為王而已彼其深謀狡計久握兵柄一國之人咸為之用夜駭大驚豈無故而然乎比始而妄立既而妄驚匆匆自殺徒作笑端據其情事乾谿之弒棄疾實為賊首然比已為王矣王位其可闇干乎魯公子偃僅以穆姜一指春秋書刺曾不少貶豈以子比為妄庸人乃可貸其罪乎故書弒不得不書比書比而棄

疾之罪益不可逃春秋每書弑賊之法或重或輕或推或附大抵如此或曰棄疾無主名罪終可卸予曰子未讀經爾經書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夫弑君大事豈十三年之亡公子一旦言歸倉卒可舉乎討賊之辭不曰楚則曰楚人而今書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則兩下相殺矣夫比實為君則應書弑君比實首惡應書討賊兩無所加而以相殺書葢在比為弑君故以弑君

書在公子棄疾不得為討賊亦不得為弑君故以兩下相殺書書法著明甚矣杜元凱曰不為弑君位未定也此言亦未盡公子比總不可言王如草頭野寇掠一城一縣輒以黄袍加身侈然自大而已何足筭哉

姜廷善曰乾谿杜元凱以為在譙國城父縣南按城父在今亳州東南七十里本陳之夷邑蓋楚滅陳以乾谿為南壯要地而築章華臺於此以時駐師游觀

焉漢志汝南郡下所載城父縣故夷有章華臺註云有乾谿在縣南者即其地也

殺公作弒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左傳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鄆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

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
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
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齊人
懼從之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與盟者可以與
而不與譏在公也其日善是盟也
孫明復曰自宋之會大夫專盟會者十年申之會楚

之專盟會者又十年晉昭公一旦與劉子合諸侯同盟于此夫晉昭初立楚國有亂有志于收諸侯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是也至于同盟之書盟會殊日復舉同盟若曰諸侯同盟于平丘則上有劉子不當書若曰劉子同盟于平丘則劉子為天子老苟可但己何不諱之不忍書其書法文理應是如此蘇子繇曰齊人不欲盟要之乃可故書同盟胡侍講曰其曰同盟劉子與盟也穀梁以為善其因楚有難而反陳

蔡之君公羊注又以為諸侯欲討棄疾是皆不得其傳而臆度之言也

郝仲輿曰晉自魯襄公二十五年夷儀之會失諸侯十九年矣康靈張楚晉同寒厭熊虔死晉突發其甲車四千乘耀武邾南脇齊人盟聽邾莒之愬辱魯君臣于會是臧紇所笑齊莊之功如鼠者也世儒强春秋與之何與

平丘在今開封府陳留縣西北九十里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左傳邾人莒人訴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

公羊傳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為不恥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

廬陵李氏曰楚棄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公不得與于同盟幸也胡氏謂平丘之會具五不韙全本此若

穀梁以平丘為善則固宜以不與為譏公矣公羊以為晉疑公與楚故不與公盟而春秋諱公若自公不肯與盟然此説亦通至陳氏説又不然葢如胡氏則以沙隨不見平丘不與作一例而與黒壤相對為曲直之辭如陳氏則以沙隨之不見公與平丘之不與自相對為曲直之辭竊嘗考之不見公與公不與丈意誠若小不同而陳氏説亦精究事理胡氏則全無貶魯之文恐亦小偏故叅較二家論之黒壤之曲全

在魯故諱而不書沙隨平丘之曲雖在晉然沙隨以僑如之譖魯實無罪而平丘以邾莒之訴魯亦不能無責焉故于曲之中又分曲直也如此則書法兩通矣

季氏曰去年昭公如晉至河乃復魯以南蒯子仲之憂正卿未往致謝此晉人怒魯之本也邾莒自會虢以來亦未與晉通好至是晉合諸侯而以威責貢邾莒無以諉罪乃乗晉怒魯而曰我之不供魯故之以

晉於是乎拒公使不與盟且執季孫意如以歸夫以貨財之故而威之所加先及于魯雖人望弗恤焉何以使諸侯有固志哉戴溪氏曰桓文之霸先屈意交魯今昭公欲復霸最先治魯晉之盟主止于此亦理勢然也

左傳子産歸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善矣惟夫子知我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廬者世子有之子是為蔡平公吳者世子偃師之子是為陳惠公楚滅陳蔡而縣之于是棄疾以陳蔡諸師入楚因遂得國事定而疇之故二侯得歸事理直是如此聖人雖無與楚之心棄疾亦非復國之善而本等酬恩報德復國歸君自不容沒胡康侯云歸者順辭不與楚滅也不言自楚不與楚封也趙企明直謂晉力皆不必然也

范守已氏曰盧世子有之子也吳世子偃師之子也皆未嘗為侯者楚子初立而封之耳曰蔡侯陳侯者何皆非出奔者曰歸于蔡歸于陳何益陳蔡雖夷于九縣而二子之侯爵乃其所固有者不與楚人之絶其統也二子雖未嘗為君而陳蔡之故國乃其所偶失者不與楚人之縣其地也然則二子之侯非楚與之非天子與之非方伯與之夫子之與之也夫子何敢與二侯二侯之國乃其固有當時周天子之封國

也夫子本周初而與之故曰春秋天子之事

冬十月葬蔡靈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吳滅州來

左傳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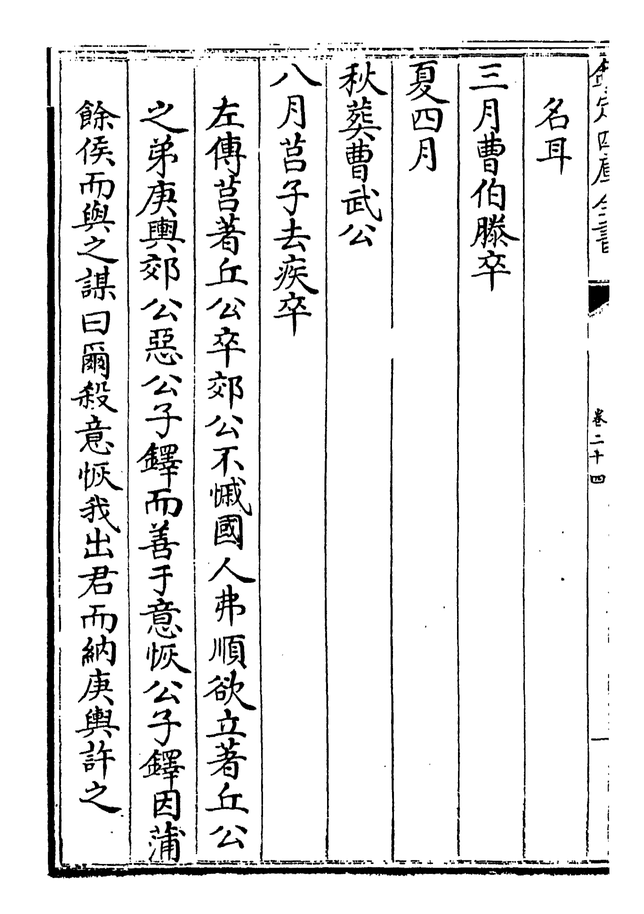
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癸酉○景王十七年

十有四年○晉昭四齊景二十衛靈七蔡平二鄭定三曹武二十七卒陳惠二杞平八宋元四秦哀九楚平王居元年吳夷昧十六

春意如至自晉

劉氏曰左氏以舍族為尊晉罪己非也一事再見卒



名耳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左傳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于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

胡傳卒自外録者也莒人來赴故魯史書其卒葬自内録者也魯人不往是以闕其葬自昭公以來雖薛杞微國無不會其葬者何獨于莒則不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嘗訴其疆鄆取郠之罪于方伯而見執矣爲是怒莒故獨不會其葬也夫怨不棄義惡不忘親怒不廢禮在桓公時雖與衛戰而宣公卒則往葬之不以私故絶吉凶慶弔往來施報之常禮也以此見意如之專恣矣若意如者其敖狠偝怨敢施于

昭公與莒子及其在晉聞除館西河則恐懼逃歸如一匹夫何也小人無禮喜忿勇怯不中節皆若是耳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左傳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于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趙子常曰殺意恢者蒲餘侯也舉為以國殺書譏不在相殺也莒子卒國人欲出郊公而立莒子之弟庚輿蒲餘侯殺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則意恢者郊公之所

為存亡者也故書其殺以明變也然則鄭公出而厲與入何以不書春秋公子爭國非有辨于疑似之際則不書也既鄭公見出而厲與以公弟立自無嫌于亂適春秋奚譏焉是故書鄭忽曹羈不書莒鄭公書鄭突曹赤不書莒厲與

襄陵許氏曰公子鐸首亂而無見焉者韓愈氏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此類皆所以表見王道若鐸不書者多矣二氏之說如此予謂未然邾莒小國書

其一足矣其餘畧之而已

甲戌○景王十八年

十有五年○晉昭五齊景二十一衛靈八蔡平三鄭定

三曹平公須元年陳惠三杞平九宋元五秦哀十楚

平二吳夷眛十七卒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末公作夷眛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傳春將禘于武宫二月癸酉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公羊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

王樵氏曰按曾子問當祭而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皆廢而未及大臣檀弓記衛大史柳莊寢疾君曰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舊不告也不告禮也

衛當祭而告神明已接而禮不終乃以請于尸而往
示全于祖魯襄仲之喪卒事而聞而不知廢繹乃以
萬入去籥示全于臣是皆失之今年有事于宗廟叔
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得禮之變矣孔氏曰緣
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不
忍撤已設之饌故去樂卒事而可也若叔弓歿于家
則不可告公穀之說非也宗廟合禮者嘗事不書此
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以事而專祭一廟或方望曰有事以事而全祭各廟或羣望曰大有事此有事于武宮左氏謂禘非也若禘直云禘如禘于太廟吉禘于莊公是矣故前此十三年四月左氏記楚共王埋璧之祭則曰大有事于羣望後此十七年秋左氏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忠于蔡亦有功于平王安于下位似非貪寵利

者推其心内不忍遠于舊君外不敢自疎于楚王此兩難也則勿居其位可也張子房韓讐已報不頼漢寵翩然物外得其道矣然使韓存良歸韓亦必不免朝呉有功兩國見信兩主而身兩事焉此費無極所以來位下速飛之謗而不復詰耳費無極固巧于讒然在君子不可不精于自處也王氏之言是也滅蔡者前靈王復蔡者今平王熊氏責呉國亡不死而又事仇則非矣乃觀從者觀起之子固奇士也亂楚復

蔡為子干謀殺棄疾已以先佐開卜安受卜尹蔡有吳從二人欲不興得乎其意在比原自不錯特棄疾桀黠子干為其所肉耳

朝公作昭無出字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兵行奇正不可缺一穆子之圍鼓也不受叛人食未盡力未竭不許其降君子以為美談克國獲君可謂

勝矣及反鼓子鮮虞又叛二十二年穆子畧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是何前正後譎歟豈鼓子不悛不可以德綏禮服耶抑兵法貴奇前穆子之下鼓涉于腐爛如宋襄之仁義也

鼓在今真定府晉州

冬公如晉

左傳平丘之會故也

乙亥○景王十九年

十有六年○晉昭六卒齊景二十二衛靈九蔡平四鄭定四曹平二陳惠四杞平十宋元六秦哀十一楚平三吳子僚元年

春

左傳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左氏此意葢緣五月公在楚爲此說耳不知楚爲夷狄公在楚不可以不書晉則繼伯之國主盟諸侯何嫌之

有

齊侯伐徐

熊過氏曰齊景公女于吳昭四年申之會楚合淮夷執徐子通吳之道斷矣于是齊侯將兵伐之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莒人郯人會齊侯盟于蒲隧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侯之心非叔孫所知也晉人始欲通吳以制楚今晉衰而楚亂方新景公不能自修遽欲代興耳以興師伐遠為齊無道

亦未察其微矣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熊過氏曰左氏蠻子名嘉今不書名史失之耳楚子誘殺戎蠻子與楚虔蔡般無異而或名或不名杜氏曰蔡大夫怨深故以楚子名告此非蠻人所告葢楚不以其君名告故不得書名也若是乎其書也聖人不如是之隨賈逵曰楚子不名以立其子夫殺則殺也立則立也是二人之身也若是乎其書也聖人不

如是之恕胡子曰虔滅中國而棄疾討蠻氏謹華夷之辨也夫亂而無質罪也誘而殺之是田于蹊而牛奪也以是為討也聖人不如是之武公羊子以為其相誘君子不疾也不疾乃深疾之庶乎知春秋之旨矣

戎蠻子不名非特不與同盟會且畧之也蔡般名不獨以其弑逆諸侯之卒必名例也楚子書名不獨惡其誘殺同列諸侯為大惡以蔡般敵楚子不得不名

以戎蠻無名敵楚子不必名也

戎蠻公作戎曼今在汝州西南有蠻中聚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李琪氏曰晉昭僅能一會大夫一盟諸侯方楚虔辱于乾谿諸夏庶幾復伯爲晉君臣者攺物厲志憤悱警懼以率舊烈猶恐不逮今也四夷未觀德而虎祁崇侈以啓貳列國未聞信而邾南盛兵以示汰平丘

雖曰同盟齊敢拒令鄭敢爭承衛病蒭蕘之擾魯困蠻夷之訴坐視諸侯之去而不之顧况能禦敵國哉宜乎晉之卑也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丙子○景王二十年

十有七年○晉頃公去疾元年齊景二十三衛靈十蔡

平五鄭定五曹平三陳惠五杞平十一宋元七秦哀

十二楚平四吳僚二

春小邾子來朝

郝仲輿曰魯既卑矣小國猶有朝者晉亦卑矣諸侯

猶有往者此不畏其君而畏强臣耳以力服人諸侯

不可况大夫乎春秋之事聖人難言之矣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郳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先王居允姓之姦于瓜州自晉惠公誘以來偪諸姬入郊甸世為周患后稷封殖天下而戎制之晉之咎也今驅而逐之亦晉之功也即如汪氏追其昔日伊川之故今能滅之亦不可罪王氏謂非王室除患乃因其貳楚而陰襲之夫楚嘗伐陸渾觀兵周疆貳楚即為王室患矣又曰使非萇弘先見戎備素警則震警王室大矣夫兵事貴密如必先告王室曰以某日

伐戎則先聲已露阻拒必多豈成行兵之道哉熊過氏曰兵將等故登其名氏謂褒非也貶非也是非存乎事焉耳

陸渾後屬晉曰九州之戎

公作賁渾戎穀無之字

冬有星孛于大辰

范守己氏曰大辰大火卯之宫也孛星似彗而短光芒四出暗昧不明者也大辰宋鄭之分野其内心宿

又為天子之明堂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也申須梓慎以為火祥胡氏以為王猛子朝之亂皆是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杜氏曰吳楚兩敗莫肯告負故但書戰

楚將令尹陽匄不可言卑吳為公子光亦不可畧大縣吳楚君臣之稱春秋不甚措意焉然吳于時少進矣五年吳敗楚于鵲岸不書六年敗楚于房鍾不書止書伐吳而已今書戰者吳楚敵也自是楚大夫不

見于經者十有八年而吳入郢矣

長岸杜元凱以為楚地葢吳兵至楚境而楚禦之水戰也

丁丑〇景王二十一年

十有八年〇晉頃二齊景二十四衛靈十一蔡平六鄭定六曹平四卒陳惠六杞平十二宋元八秦哀十三楚平五吳僚三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春秋災異多矣止書周齊晉二伯宋陳三恪大國耳宣榭火書周也齊大災書齊也梁山沙鹿書晉也石隕鷁飛書宋也陳災書陳也今書宋衛陳鄭災及衛鄭者何宋陳挈之耳且四國控在中原數千里天下心腹之地盡災即非宋陳挈之自當書也此春秋書災異之法也

六月邾人入鄅

左傳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邾莊公
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鄅國在瑯琊開陽縣一名啓陽今沂州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左傳楚左尹王子勝言于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
居楚地以不禮于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
楚喪地矣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

可小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傳許之白羽自葉遷也九年遷夷何說已考十三年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于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許于成公十五年遷葉昭公九年遷夷楚滅蔡在十一年則靈王之遷許自夷遷荆也十三年平王之復則自夷還葉也今之白羽又自葉遷乃與傳王子勝之言合王子勝為是言似

為國討其實不然明年費無極言于楚子曰若大城

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

葢欲陷太子建處于葉以便其讒間耳則王子勝之

遷許其亦與無極比者歟

白羽即析今鄧州内鄉縣

戊寅○景王二十二年

十有九年○晉頃三齊景二十五衛靈十二蔡平七鄭

定七曹悼公午元年陳惠七杞平十三宋元九秦哀

十四楚平六吳僚四

春

宋公伐邾

左傳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圍蟲取之

胡傳按左氏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也初鄅人藉稻邾人襲鄅盡俘之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邾子反其夫人而舍其女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圍蟲取之盡歸鄅俘此所謂聲

罪執言之兵歸鄟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高氏曰天下無霸而宋元于此一正入鄭之亂是以春秋録而進之

邾以蕞爾小邦而侵魯鄙用鄫子黠驁素甚故宋元親討之以懲其暴横不第為向戍報女怨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許止一事頗極紛紜然獄貴初情事有原案惟讞者

洗出之耳按經書許世子弒其君買左氏曰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公羊曰止進藥而藥殺也據二傳明是許止以藥殺父矣即穀梁許世子不知嘗藥一語葢謂即使手自和劑亦須先嘗以知藥性味非謂别醫所進世子僅一不嘗而已自穀梁有此一語而永叔泥之刻者推永叔之瀾以為許止必有實弒之惡微者摸子春之意以為不嘗之罪等于操戈然而皆非也切意世子必是雜學

喜事之人生平自負能醫適遇父疾銳然授藥自詭應手取愈不意一劑而殂如此之速無論史書聖筆即世子亦不欲自卸其弒君之罪以悖倫壞法觀其與弟虺哭泣啜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則自責可知矣趙子常曰藥劑所以致人死者非一端也止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弒哉止所以異于楚商臣蔡般者過與故爾然春秋之法一施之者以臣子于君父不可過也金氏曰雖無弒逆之意而以奇藥誤其君者

山人柳泌之徒是也故律謂藥不依本方致殺人者與故殺同而天子升遐侍醫視疾無狀者死葢謹亂賊之防也蘇子繇曰今律過失殺人以贖論過失殺朞尊減殺人二等過失殺大父母減殺人一等而和御藥誤不如法者死葢父子之親許以情論至于君臣則情不勝法此春秋之遺意也張洽氏曰是事雖未有明文而洽嘗觀近世治瘧者以砒鍛而餌之多愈然鍛不如法而反殺人者亦多悼公之死必此類

也不然當時所進非必死之藥止偶不嘗而已則公羊何以謂之藥殺世子何為遽棄國而出奔乎夫諸儒蔽許止進藥之罪是也永叔蔽許子藥殺之罪亦是也其誤認穀梁不嘗藥之旨則謬矣永叔理學大儒而每以文理阻礙致起紛紛如議禮不會小記父母之文而君實深識此事誤認穀梁嘗藥之語而後賢聚訟則亦讀書未精之故爾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李氏曰高發�偃之子也莒與齊密邇而不事齊庚輿又以郊公在齊之故尤不相能齊欲服諸侯當自莒始益欲逐庚輿而歸郊公以為利故伐之此齊景窺晉衰而為鄟陵爭霸之端也

冬葬許悼公

己卯○景王二十三年

二十年○晉頃四齊景二十六衛靈十三蔡平八卒鄭

定八曹悼二陳惠八杞平十四宋元十秦哀十五楚平七吳僚五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此條書法與宋華向自南里出奔楚同左氏無傳已不可考李廉氏曰賈逵及公羊皆以為叛然經不書叛故公羊有為喜時之後諱之說夫叛逆而以其祖父故諱之是管蔡不當誅于周也況春秋大夫自其

叛邑出奔者必先書叛如宋華亥向寧自宋南里出奔楚先書入南里以叛宋公弟辰自蕭來奔先書入蕭以叛今書自鄭出奔而不先書叛又安得際目出奔為叛乎大傷教矣胡主劉敞之説以為待放按十八年三月曹伯須卒豈會得罪于嗣君故因平公之卒而待放歟惟劉氏意林曰春秋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叛其國者能使其衆無不要其君者深察公孫歸父之至檉奔齊公孫會之自鄭奔宋其賢于臧武仲遠

矣但宋乃曹之讐國也會可往奔之乎其視華向之亂糾紛無已則公孫會者其見幾遠去以避禍患如叔肹子臧一流人耶無出于此矣

高忠憲曰奔未有言自者此言自何也必曹君無道致令其奔非會之罪也其曰公孫賢之也言其專乎鄸而不以鄸叛賢於臧武仲遠矣公羊曰會子臧之子

左別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

寧謀曰亡愈于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于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刼之癸卯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

鄭穀作夢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左傳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冦與鄄惡壯宫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衛豹壯宫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齊子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皆殺之糓梁傳盜賤也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

熊過氏曰胡子以盜為宗魯而蔽罪是守曰宗魯之罪不知學耳其謂以周事豹而歸死公孟乃若其情則可哀矣即兩治之亦當分其重輕今乃釋闕中執

戈者而以受戈斷肱者麗法焉可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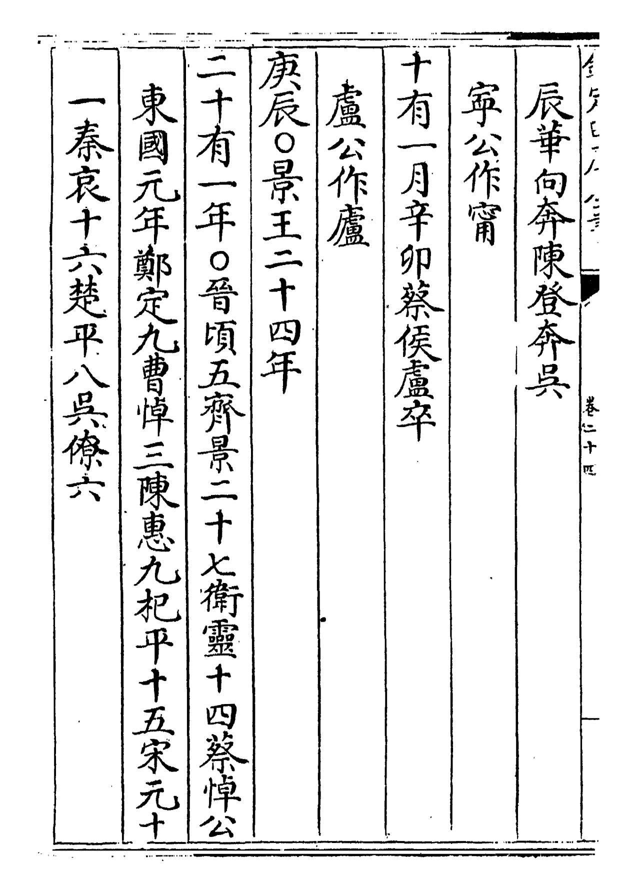
傳有公聞亂載寶以出如死鳥壯宮喜定難復國之事皆不書

沈長卿曰此公子朝衛也非宋也然兩子朝皆通于衛夫人按季札適衛曰衛多君子歴數其人而公子朝與焉夫既名君子則蘧瑗史魚之流亞矣若通乎國母而因以作亂乃巨奸也札號知人豈顛倒至此意衛同時有兩子朝如晉有兩士丐之類

蔡公穀作𨋩

冬十月宋華亥向寗華定出奔陳

左傳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寗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于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



辰華向奔陳登奔吳

寧公作甯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

盧公作廬

庚辰○景王二十四年

二十有一年○晉頃五齊景二十七衛靈十四蔡悼公

東國元年鄭定九曹悼三陳惠九杞平十五宋元十

一秦哀十六楚平八吳僚六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郝仲輿曰時叔孫婼執魯政季孫嫉之使有司殺禮以怒晉使魯人懼而加四牢焉為十一牢

許翰曰禮好不結而求財無度則聘義亡矣葢自是聘不復志

書聘止此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左傳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司馬費遂乃與公謀逐華貙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貙刼司馬以叛而名亡人華向入

胡傳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猶曰非自外也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則自外入者也此自外入獨稱宋南里何也南里者宋國城内之里名也左氏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

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是華氏與宋公

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

沈長卿曰華費遂處君臣父子間何舛錯也業已知

多僚之讒則係其罪于君而逐之殺之皆可也反隱

忍而逐所讒之貙是何等舉動耶貙拒張匄之請不

殺多僚尋因匄殺多僚而遂劫司馬以叛名亡人據

南里欲何為乎費遂與貙皆以轉念迷其初念而慫

孝兩失殊可異也左氏狃傳聞而未核其實止當據

經文爲準宋華亥等三子藉陳之力竊入盧門與君分國而居較諸據邑以叛厥罪更浮庶令觀史者可信耳

叛公作畔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輒公作痤

冬蔡侯朱出奔楚

費無極取貨于東國怵蔡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

自是不反矣

汪氏曰或疑此書朱出奔楚後書東國卒于楚朱無

歸入葬之文東國無出奔之事疑只是一事東即東

國而誤為朱也然左傳昭二十七年記沈尹戌之言

亦曰出蔡侯朱而史記蔡世家亦曰隱太子東國攻

平侯子而代立則朱東國固兩人也豈穀梁經文因

後書東國而誤也歟

朱穀作東

公如晉至河乃復

郝仲輿曰左傳謂晉有鮮虞之役辭公非也晉六卿魯三桓之黨昭公不見恱于魯而欲見禮于晉矛往則郤豈必鮮虞耳

辛巳○景王二十五年崩

二十有二年○晉頃六齊景二十八衛靈十五蔡悼二鄭定十曹悼四陳惠十杞平十六宋元十二秦哀十

七楚平九吳滅七

春齊侯伐莒

莒素服于齊自庚餘以郊公在齊之故遂與齊不相能九年齊高發伐之而倨强如故今壯郭啓伐之莒子不聽苑羊牧之之諫而反敗齊師于壽餘于是景公親帥師致伐始得行成然猶彼此涖盟不甚相下則莒之民力亦疲于奔命矣寧不大惡其君乎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氏載前年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華氏北十一月公子城以晉師至宋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登如楚乞師諸侯之戍謀曰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為楚功乃固請出之以晉大夫會諸侯之師救宋而繼于蘧越讖不在宋矣是故救宋不書不足書也

王樵氏曰按入春秋亂臣賊子有之矣未有刼其君

殺其羣公子質其太子母弟亡而再入圖危宗社與君分國而居君臣日戰借夷狄之援如宋華向之甚者也黨亂賊為之羽翼者亦有之矣未有借之師以抗諸侯之討如楚之甚者也楚莊王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君子猶惡之以為内弗受而强納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道況遣将帥師以逆隣國不令之臣曰寡君請受而戮之明為亂臣之地制其君使無討是豈止于亢不衷奬亂人而已乎欒盈奔楚再

入于曲沃而晉得誅之華向奔陳再入于南里而楚特脫之楚之右賊而蔑中國也至是極矣

大蒐于昌間

間公作姦

昌間近邾地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景王太子壽早夭猛與匄皆為母弟子朝庶孽也猛

幼而貴朝長而卑王愛朝將立焉不及而崩子朝恃

寵爭立諸大臣不服于是劉子單子欲附立子猛尹

氏名伯毛伯欲附立子朝彼此相持皆未即位所以

三月即葬景王者葢劉單欲使王猛急成喪以行事

也

王室亂

叔鞅言而書之未知誰是故曰亂嫡庶並爭亂在家

室故不曰京師而曰王室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熊過氏曰以者挈乎人之辭未成尊者則施之尚成尊則否敬王居乎狄泉是也故天王出入或有以之而不書者于傳有之莊二十年鄭伯以王處于櫟昭二十三年單昭子以王如劉二十六年劉子以王出次于滑皆有其事而經沒之者也以為尊王諱書也劉單之以王猛不諱而猛稱名杜元凱以為未即位是也所在言居明其當得位也劉原父曰未踰年則

以王繫名通謂之小子王王生名之死亦名之尊未成也若是則皆史法也何嫌于君前臣名之義哉劉單之失第不能早定其位魯春秋書曰王室亂則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劉子單子以王子猛入于王城王子猛卒屬辭疑于羣王子則正不正何以辨焉故正其尊稱而繫以在喪之名以别于羣王子之爭立者所以别嫌疑而定猶豫也

今鞏縣西北有皇亭臨湟水而名湟即皇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合言之曰京師言王城者別皇也王猛之居入不可不詳故曰王城

王樵氏曰王猛在喪不稱子而稱王明正也書名者別子朝也居于皇入于王城而書猛別嫌也王城天子都而子朝之黨在焉故言入入者難詞也公羊云其言入何篡辭也穀梁云入者內弗受也皆妄

高忠憲曰凡稱以者不以者也不以者非所得而以

者也劉蚠單旗臣也昌為能以王猛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何以稱王示當立也當立何以名明嗣君也未立也以別子朝也曰以曰居於皇而景王之亂國本輕宗社之罪著矣

季氏曰王城在今河南府城唐苑内漢為河南縣即武王定鼎郟鄏處周公營此以為都洛誥所謂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自平王東遷以來天子世

世居之乃周之京師也不言京師而曰王城者京師衆大之稱自王室之亂國内無主王族逃奔臣民離散子朝勢孤久不得立僅守一空城耳則不得謂之京師矣故王城者無主之辭也入者難辭子朝尚亂兵相拒故耳及猛入而子朝始奔私邑則于書入之義始合

冬十月王子猛卒

趙氏曰未踰年之君雖嘗有謚猶不列于廟是故衛

侯申雖諡戴公猛雖諡曰悼王均之為不成君也

蘇子繇曰猛既稱王猛矣于其卒也稱王子猛何也

春秋書名嚴于卒葬于其卒不得不正其本名也所

謂非薨非葬名有所不必盡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春秋辯義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辯義卷二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棨

謄録監生臣俞成纕

春秋辯義卷二十五

明 卓爾康 撰

昭公三

壬午○敬王元年

二十有三年○晉頃七齊景二十九衛靈十六蔡悼三卒鄭定十一曹悼五陳惠十一杞平十七宋元十三秦哀十八楚平十吳僚八

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趙子常曰為取邾師故晉人來討也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邾人愬于晉故晉執之

或曰諸侯有罪盟主當以罪討之不當執其使者故書行人譏晉之執使人也予曰非此之說也不當執行人葢謂兵交使者在其間耳諸國一有罪而即興師動衆不亦勞乎執其行人以警之或令其服罪返

正足矣晉之譏在范獻子求貨在受季孫之計不在此執也

婼公穀作舍

晉人圍郊

胡傳按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徵瀕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郊郊子朝邑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

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

予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熊過氏曰郊者何周邑也而有子朝之黨不係之周

土無二王以别于諸侯也與圍温一耳

趙氏曰子頽之亂虢鄭成復辟之功子帶之亂晉文

成復辟之功雖其績甚偉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為故

皆不書子朝之亂晉籍談荀躒以十月帥師納王于

王城而王師敗績于郊十一月王子猛卒敬王即位

十二月晉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毁其西南春正月二師圍郊郊鄩潰王使告間遂還亂未弭而王告間必二卿不親兵師不肅也明年三月晉侯使景伯涖問周故于介衆乃辭子朝不納其使則前是豈無覲望之罪乎既而徵會于諸侯則曰明年會于黄父謀納王則又曰明年其怠于勤王如此故經書圍郊居狄泉立子朝以著

其罪

郝仲輿曰書圍郊志不急也郊不繫周非周也王者無外所以尊之内稱不備所以親之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朱東國蔡二子皆奔于楚必楚受朱訴而拘東國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趙子常曰于是郊公歸何以不書庚輿復見出則郊公之歸固其所也故庚輿以接我書來奔而郊公之

歸不復詳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左傳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蘇子繇曰吳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之吳公子光先敗六國之師遂奔春秋書諸侯之師未

有畧而不序者今畧而不序何也頓胡沈皆君也蔡陳許皆大夫也將言及其君與大夫戰則未陳也將言敗其君與大夫則胡子沈子滅陳大夫獲不可止言敗也故畧言敗其師而詳其滅獲于後葢亦記事之宜也且序其敗不以國之大小而以君大夫為先後則亦微見之矣

熊過氏曰雞父楚地也未陣而緩以取之曰敗頓吳沈夷也而躋之蔡陳許之上背晉即吳春秋一施之

而已胡子謂以君大夫序叔孫舍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況夸狄乎是春秋本外之也滅者身殲而國亡之稱雞父隸今壽州霍丘西南其地壯與州來界胡沈隸潁州壽潁壯界君殺則國滅矣胡沈以身滅為文胡子所謂自取焉是也不言楚楚未接也當是時楚師殿後實以六國先嘗之六國既敗則楚師遂奔而未嘗與吳接戰矣故不書楚見楚之畏吳以愚六國吳之强勁而無楚也

姜廷善曰雞父杜預云安豐縣有鷄備亭在其南即此安豐今壽州南有安豐鄉乃故安豐縣也今為霍丘縣

父穀作甫逞公作楹穀作盈

天王居于狄泉

天王敬王稱天王者既崩已踰年也公羊傳天子未三年不稱王此踰年爾則其稱王何趙子常曰必三年然後稱王謂宅憂而未出命也春秋侯國之史也

諸侯皆踰年稱公而天子未三年不稱王非所以明
尊尊也
洛陽故城在河南府城東洛水北即成周也其時成
周自為一城而狄泉在其西南云居于狄泉可見不
在成周故城内也至二十二年城成周然後遶狄泉
入城内耳
姜廷善曰是時敬王欲入成周而成周人黨子朝故
未得入欲入王城先儒謂子朝黨多在王城不知劉

單已在王城矣當不復有子朝黨于此而敬王之立必自有擁之者亦非劉單所奉以為主也故亦不得入王城而居狄泉益畏劉單之專制而姑居此以待事定至晉納王入成周子朝奔楚侯諸侯之城成周也然後擴而大之併狄泉亦入成周城内于是遂即此為王都定居焉而不復還居前此之王城矣左氏謂敬王為劉單所立其以王如劉為避子朝也說俱未信

郝仲輿曰天王敬王丐也猛卒丐立春秋不王猛而王丐何也猛立于單劉之手丐自立也猛不踰年卒敬王立四十有二年為共主久矣君臣之義久則定稱天王而絀猛朝不二之義也居狄泉在外也立子朝據王城也

尹氏立王子朝

篡位不書此其書立何趙氏曰以伏賊也非徒然也昔子頽之亂鄭虢克復而討子頽不及一年今子朝

之亂敬王蒙塵四年而甫定尹名猶以子朝奔楚聲勢既大時日又久則子朝之立不可不志矣蘇子繇曰王猛敬王當立也故不言其立書子朝之立明其不當立也且尹氏立之非周人之欲立則與衛人立晉異矣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為叔孫故如晉

左傳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内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己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至河下公穀又有公字

癸未○敬王二年

二十有四年○晉頃八齊景三十衛靈十七蔡昭公申元年鄭定十二曹悼六陳惠十二杞平十八宋元十四秦哀十九楚平十一吳僚九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婼至自晉

王樵氏曰按左氏穀梁無叔孫氏左氏曰婼至自晉尊晉也杜預曰貶婼族所以尊晉婼行人故不言罪已益以意如至自晉傳言尊晉罪已意如以罪見執

宜有罪也始本使人不應見執故尊晉而已内大夫行還皆不書至與于公也今此二人執而見釋更以書至見義也夫生事彊場侵奪寡小罪在季氏而晉不能討徒能加怒于使人君子益賤晉之偷也何尊晉之有若以爲推魯之心魯之于晉畏威而强服亦未嘗知罪而悔則尊晉罪已亦非魯人之心也意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卒名耳始公羊作舍而有叔孫字胡氏因以爲春秋特書氏以賢之亦非經意

劉氏曰婼不忍自同于季氏而誅納公正也不忍見欺于季氏而反自殺忠也故因其可襃而襃之三傳皆無叔孫公羊獨有此似聖人本意所謂辭繁而不殺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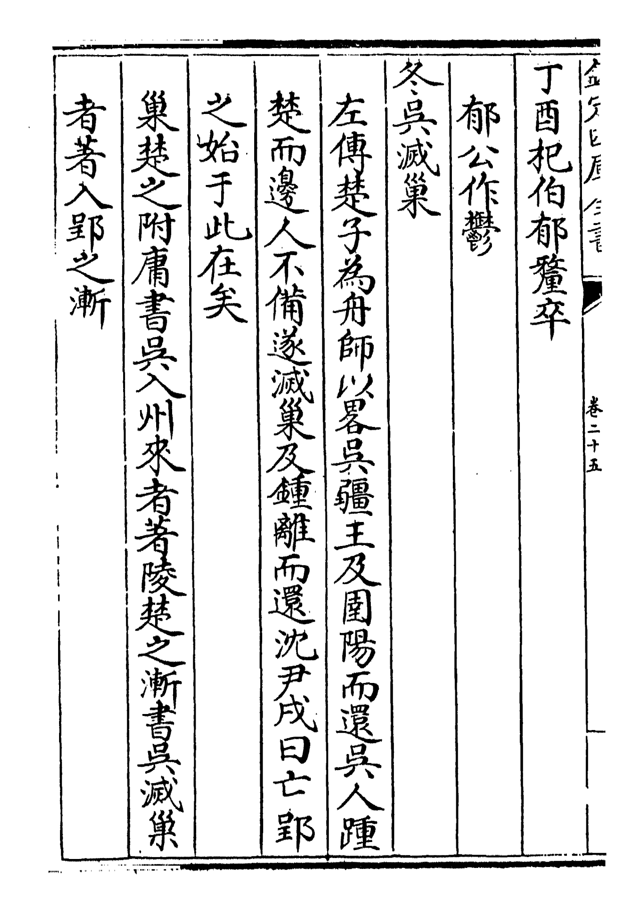
公羊有叔孫字婼作舍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左傳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沈長卿曰梓慎與叔孫昭子皆據秋分為衡量而揣之一覿于已然而卜陰之極盛謂其將水一竟于未然而卜陽之極鬱謂其將旱至秋八月果大雩次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則昭子之言驗而梓慎之言不驗獨怪慎以術鳴于世者反出士大夫所見下也此與子産折裨竈之請相似若謂儒者信理賢于方術家之憑數則老生常談予未敢以為然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郁公作鬱

冬吳滅巢

左傳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在矣

巢楚之附庸書吳入州來者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者著入郢之漸

葬杞平公

甲申○敬王三年

二十有五年○晉頃九齊景三十一衛靈十八蔡昭二鄭定十三曹悼七陳惠十三杞悼公成元年宋元十五卒秦哀二十楚平十二吳僚十

春叔孫舍如宋

左傳春叔孫婼聘于宋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

趙子常曰內大夫外如非聘而不言事者四傳曰公孫茲如牟娶焉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文六年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聲伯如莒逆也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今考陳自季友女叔交聘之後未嘗繼好使魯人果以脩好而聘陳無不報之理襄公之世聘宋者二一通嗣君一報其聘昭十一年宋元公立來朝以通嗣君而已昭公之世三家分魯

聘晉聘楚之外無脩好姻隣之禮何能専聘于宋季孫如陳叔孫如宋或因逆而私覿或因逆而聘則有之益季孫所娶者宋公之女則假君命以聘而逆焉亦因逆而聘也左氏謂二子皆因聘而逆非事實矣古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大夫婚禮與士不同其書已亡不知得親迎與否禮重大婚而國卿非一人以君命行宜不為過禮大夫非君命不越竟請于公而行故書于策見國卿出入之重也然不可直書

逆女者嫌為君逆也季孫人臣而使卿逆彊僭甚矣以其事不可書故但言如也杜氏于茲與嬰齊亦皆言因聘而逆乃非左氏之失魯于齊等之國非報聘結盟通嗣君未嘗專聘牟莒小國何聘之有内臣書如不必皆聘明矣

熊過氏曰春秋内大夫出者其私皆言故傳云為季氏逆婦非也非國君無代逆者逆無有以其僚友弟凡代者且意如見經至是十五年計其齒長矣又十

三年而斯已代父專政斯豈宋女所出耶以是知傳誤矣

娼公穀作舍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宫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

左傳謀王室也

熊過氏曰黄父即黒壤晉地于是天王謂之東王子朝謂之西王前年三月晉侯使泣問周故期以明年

而復為黄父之會諸侯不至但合諸大夫以謀之不于周而于晉地曰明年将納王春秋之書是會前不屬狄泉之居後不屬成周之入說者以為無益于天王是已是故又明年而荀躒趙鞅之師出天王書入而晉師克輦不書不以討子朝予晉也而胡子以為免于貶非矣二年王入成周劉單之力也諸大夫皆不與焉故春秋無美辭

詣公穀作倪大心公作世

有鸜鵒來巢

邵氏曰按先天卦圖言天下將治則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氣自南而北禽鳥飛類得氣之先周禮鸜鵒不踰濟而至魯則氣南而北之驗也自此晉霸不競吳楚越皆以南夷迭主夏盟幾于攺物則知鸜鵒之來不但巢居為異昭公出奔之祥特其一而已

郝仲輿曰傳曰書所無非也世謂鸜鵒不踰濟濟水在魯鸜鵒非絶無一名鴝鵒性不能巢而孚子穴中

故以名司空時居鵲巢故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以比國君夫人無成有終妻道臣道也而來巢是無成知始臣擅君之象非爲書所無耳傳又謂文成世有童謠昭公出奔死乾侯定公繼立皆詳之按文成去昭百有餘年矣豈童謠先若此其明告耶葢修飾附會之辭

沈長卿曰南齊時孝子劉瓛廬墓鸜鵒不來山者三年釋服還家則仍至人以爲孝德所感然則鸜鵒豈

不祥之鳥耶

鸜又作鴝公作鸛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左傳公若郈昭伯臧昭伯大夫怨平子謀去季氏臧孫以難告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

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于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于其衆曰

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于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刼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胡侍講曰次于陽州待齊命也

姜廷善曰按意如之無君甚矣豈肯有登臺之請請察罪于沂上請囚于費請以五乘亡乎即有之亦是詐情知公必不能勝而姑為是說以相欵爾至於叔舍仲孫何忌皆賢大夫舍方不欲舍中軍何忌方居喪學禮未與國事寧肯縱其司馬陷西北隅以救季氏寧肯殺郈昭伯以伐公徒葢當時季氏自文其奸有此一種議論而左氏誤信傳聞故輕載於史傳如此要未足為信據也季氏曰意如怨然逐君無復臣

禮此易明之惡也而傳皆歸咎于公若季氏本無罪者大失是非之正矣

王樵氏曰按史記是年孔子適齊答景公問政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語斯言人但知其為景公而發不知其微意所在殆亦為魯事而發也

己亥穀作乙亥陽公作楊

陽州齊魯境上邑

齊侯唁公于野井

胡侍講曰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言其無納公之實也

今濟南府禹城縣有野井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李康氏曰昭公之孫由于叔孫氏之司馬昭子既歸倘正鬷戾之罪而誅之亦庶足以剪季氏之羽翼而徐為之圖今乃付之無可奈何不及甯俞遠矣祈死

之說不可信此年春昭子在宋樂祈已知其將死則昭子實病終耳姜廷善曰意如在當時權勢已盛舍欲助公以伐之力所不能季氏濂欲其正黬戾之罪而誅之恐亦力所不能也惟欲謀安衆而後納公此最策之善者惜乎天奪之速而不克遂其志爾

郝仲輿曰叔孫婼之死後矣方昭公之謀季孫也婼無故而如闞其真不知耶其知之而先去以避耶其已授指于黬戾而預為備耶不然季孫已歸命矣黬

戾輒敢帥其徒以伐公邪其語于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也此非婼肝膈之要邪國有難而執政不赴君出而後歸歸無一言詰鬷戾讓季孟而從公于齊故公徒欲殺之而乃甘言于幄許納公間道脫歸竟無所短長以死何耶左氏為祈死之誕說世儒遂以婼為社稷臣豈仲尼之意乎或者曰大夫卒公不與小斂不日今公出亦日為之解曰公在外非無恩理窮辭遁春秋無此例也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公羊傳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宋元意如之外舅也而求納公說者以為正倫恤患而不匿其私親故雖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然春秋不若是之隱也葢宋公為公故如晉行至曲棘而卒著其所卒之地以見其勤魯耳非以地旌其憂內也

今開封府杞縣城中有曲棘里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

齊何以取鄆之易也季氏深結梁丘據必不納公于

魯而又不可居公于齊故陰使取鄆而陰授之俾齊

侯以此居公可以安其身耳

乙酉○敬王四年

二十有六年○晉頃十齊景三十二衛靈十九蔡昭三

鄭定十四曹悼八陳惠十四杞悼二宋景公欒元年

秦哀二十一楚平十三卒吳僚十一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魯地也

夏公圍成

齊侯誘納公幸臣梁丘據餌季氏之貨獻謀于齊侯而齊侯聽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而以取成先嘗焉則當書公以齊師圍成否則曰公及齊師圍成可也

而曰公圍成者惡齊之所為雖得其師不足以也且我有成而令人圍之而貸之可耻甚矣故書曰公圍成使成大夫偽降以牽留齊師成備而後薄與之戰齊人皆無關心所謂若其無成君無辱焉特是以復于齊侯齊侯亦姑有所借口以塞魯君之意而已使人讀之千古尚有遺恨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左傳謀納公也

廬陵李氏曰鄟陵之盟乃齊侯假納公之大義以為糾合之謀此于鹹于沙之漸也使能充此志則復壯杏之業何難哉既而卒不能納公則叛伯而已矣故陳氏得之春秋無貶詞亦望之也

陳氏曰此參盟也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于是再見何晉不復主盟矣十六年齊徐莒郯嘗盟于蒲遂十九年宋邾郳嘗盟于蟲則諸侯有不待伯主而自盟會者矣于是書以晉之不復主盟也晉不復主

盟而後齊專盟矣

齊侯怵于邪說為義不終是時公方信任晏子何無一言及之予以為不克納公于魯者以梁丘據也有此鄆陵之舉者晏子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穀梁傳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左傳冬十月王起師于滑遂次于尸十二月晉師克鞏名伯遂遂王子朝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王入于成周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

高忠憲曰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于成周使成公般戍周而還不書者罪晉也敬王居狄泉三年矣至是始入焉其不急君父之罪大矣入者難詞成周者東周下都洛誥所謂我又卜瀍水東者是也不遂入王城者子朝之餘黨在也

陳氏傅曰昔者惠王出入皆不書襄王雖書出猶不書入也于是悼王自皇敬王自狄泉則𢎞為皆書入辛之也王室亂矣入無足諱焉爾于成周猶未得王都也

汪氏曰成周在王城之東故公羊以為東周萇弘謂敬王為東王子朝為西王也然左傳記王入于莊宮杜氏注莊宮在王城則敬王亦入王城矣三十二年書城成周葢敬王畏子朝黨入王城而弗居遂定都

成周也天子之都必稱之曰京師故襄二十四年齊人城郟而叔孫豹賀城書曰如京師三十二年城成周晉人執宋仲幾亦曰執之于京師京師衆大之統會天子之居必以衆大言之也悼王入王城敬王入成周皆不稱京師而以地名書之著其衰弱不能自振與列國之諸侯無以異耳其不稱京師者見天王之失尊也其稱京師者示天下之當尊也晉師克鞏不書以晉頃之定朝者怠也

漢河南縣者即郟鄏武王遷九鼎周公營東都于雒陽是為王城漢雒陽縣者周公于東京之旁又置一邑曰成周即下都遷殷頑民于此是為成周王城曰東都葢以鎬京為周之西都相對而言也成周為下都葢以王城為洛之上都相對而言也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子朝之亂王城為所據故敬王入于成周而居焉後竟定都成周左氏叙王入成周在子朝奔楚之後今依經正之

尹氏名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傳七月劉子以王出次于渠王城人焚劉王宿于褚氏次于萑谷入于胥靡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王起師于滑遂次于尸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奔楚名伯逆王于尸王入于成周

范守己氏曰據左氏所云則是晉師納之也其書天王入于成周者見世嫡之正自能得國不假諸侯之

翊戴而諸侯勤王分所當為亦不得以為功也成周王之下都入成周則得王都矣不曰京師者京師二都之總名也子朝奔楚而書以者罪尹氏名伯毛伯也不有立之其又焉奔立之于前而奔之于後子朝之禍皆三氏為之耳故書以以罪之自古禍亂之作皆其羣小成之而上之人受其名春秋之誅尹氏輩所以為天下後世亂臣之戒者嚴且切哉名伯逐子朝而迎王可謂反正矣而春秋與尹氏同誅者禍人

于危亡而後鬻之以為利天下之大惡必歸焉春秋肯為原之耶

沈長卿曰按傳晉師克鞏乃荀躒趙鞅帥師納王而子朝之告諸侯亦曰晉為不道是攝是贊則晉有功於周明矣經顧没之但書十月天王入于成周葢罪晉之慢也桓文定王室之難在俄頃間而克鞏之師遲至六年必待其告急而後勤王功不掩罪尚可謂盟主乎然書天王入而不書劉單之以則王之能自

强與晉之能復辟俱隱然言外矣尹氏子爵也經列諸毛名二公之上以𡚁分首從不以爵序先後也立子朝者尹氏以之奔楚者亦尹氏名毛直黨逆者耳左氏叙此既混而叙名伯微與經戾葢名伯盈于子朝初冀其成而附之後逆其敗而逐之以迎敬王首鼠反覆如是則與子朝情好不終已大開釁隙又安得仍從尹氏後而與朝奔楚乎經于天王入成周下書尹氏名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顛末井井傳增出

名伯逐子朝逆王于尸與劉單盟之說且名伯既歸周矣經何故書以朝奔楚乎幼穿之言是也名伯疑作名氏

高忠憲曰子朝之亂皆三子以之書天王入于成周後書子朝奔楚大天子之能反正然後罪人咸服也尹氏卿也卿乃子爵而叙名毛上者則二伯乃大夫字非伯爵也

丙戌○敬王五年

二十有七年○晉頃十一齊景三十三衞靈二十蔡昭
四鄭定十五曹悼九卒陳惠十五杞悼三宋景二秦
哀二十二楚昭王軫元年吳僚十二弒
汪氏曰光者諸樊之冡嗣壽夢之嫡孫也壽夢父子
諸樊兄弟欲致國季札而不可則當立光以為君吳
之大臣不立光而立僚故僚之弒不以光首惡而歸
罪于吳國之大臣也史記以僚為夷眜之子而公羊
以僚為札之庶兄公羊傳及史記皆以光為諸樊子

而世本以光爲夷昧之子竊詳事勢史記爲是

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楚莠尹然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與吳師遇于窮左尹郤宛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鱄設諸弒王

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亂而還

杜氏曰儌亟戰罷民又伐楚喪故光乘間而動稱國

以弑罪在儌

楚殺其大夫郤宛

劉氏曰君不明故臣得專其威殺其大夫而莫之正

也不亦甚乎然而郤宛則有以取之有以取之者辟

嫌不審也𦤎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傳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范獻子取貨于季孫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趙子常曰宋元公爲公故如晉卒于曲棘衛靈公欲以其公子及大夫之子質于諸侯以求納公于是樂祁犂壯宮喜固請之則宋衛猶知有君臣之義也士鞅取貨于季孫辭二子與曹滕之大夫而以難復鞅與季孫同惡相濟者也以宋衛君大夫拳拳于納公而公卒不獲反國則晉人爲之也

胡傳文十五年諸侯盟扈將為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畧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侯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于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况戌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畧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郝仲輿曰公五如晉而晉五辭公知季氏託于晉者厚不往亦宜舍晉則唯齊齊方病魯一旦來歸謂夫

以魯與我矣喜而遠勞之許四千社居之將以魯為禽以公為囮以己為羅從者子家不可而齊意遂懈然猶以師從公圍成取鄆塞前諾耳豈真有納公之志乎齊不納公而恐公之從晉也晉不禮公而又惡公之好于齊也遷延四載至齊人以宰夫飲公以主呼公然後乞哀于晉晉果責魯無一介之辱兩棄之而公遂無歸矣季孫之賂絡繹于外朋黨徧諸侯公出不復固其臣逐之亦齊晉交擠之也世道人心為

鬼為蜮可勝慨哉魯弱而齊晉先亡天道所以罰不衷也說春秋者置此不論而區區書人書名之例愈比而愈不合矣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家氏曰庶其畀我來奔季孫宿始納之今邾快又來奔意如復納之宿意如世濟其凶不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之叛其君而已為之逋逃主罪可勝誅乎快

郲之賤者不足録也而春秋録之誅季氏之無君也

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復受之而不疑推其無忌憚之心亦何所不至春秋詳之非誅叛人實誅季氏也

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熊過氏曰傳言孟懿子陽虎伐鄆公徒敗于且知先儒以為存公不書非也說者率謂定哀之際多微辭然微辭矣豈有盡沒其實者乎經文不見是本無其

事也懿子名何忌孔子之徒豈至以臣伐君乎

丁亥○敬王六年

二十有八年○晉頃十二齊景三十四衛靈二十一蔡昭五鄭定十六卒曹聲公野元年陳惠十六杞悼四宋景三秦哀二十三楚昭二吳子闔廬元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趙氏曰公初去國何以不如晉而如齊以向者五如

晉而不得入恥于奔晉也至是何以復如晉以三如齊而不見恤也然則何以次于乾侯晉人以公非見甲于齊則不來故使入其國都由晉之諸臣陰黨季氏故也

乾侯晉邑或曰齊邑觀子家子勸公其造于境勿聽宜屬齊邑今廣平成安縣古魏郡斥丘地在衛地勿聽不至乾侯也乾侯宜屬晉邑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寗公作甯

六月葬鄭定公

左傳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于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

秋七月癸巳滕子寗卒

冬葬滕悼公

戊子〇敬王七年

二十有九年○晉頃十三齊景三十五衛靈二十二蔡昭六鄭獻公蠆元年曹聲二陳惠十七杞悼五宋景四秦哀二十四楚昭三吳闔廬二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左傳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祇取辱焉公如乾侯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穀梁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梁丘以宋元昭子之事阻齊景士鞅以天贊民助之言阻宋衛其謀同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孔氏曰公自二十六年以來嘗居于鄆此時公既如晉必留人守鄆鄆人潰散而叛公使公不得更來當

是季氏道之使然

己丑〇敬王八年

三十年〇晉頃十四卒齊景三十六衛靈二十三蔡昭七鄭獻二曹聲三陳惠十八杞悼六宋景五秦哀二十五楚昭四吳闔廬三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蘇子繇曰二十五年公出至此五年矣公雖在外而猶在魯因其出入而書之可也二十九年鄆潰公無

所歸而寓于晉故于每年正月書曰公在乾侯所以存公也鄆曰居乾侯曰在魯地公所得專晉地非所得專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姚舜牧氏曰葬宋元公葬晉頃公皆三月而葬何亟也是時昭公播越在外凡會葬之禮季氏專之宋元曲棘之行專謀季氏季氏不為讎而葬之亟晉頃不

納公而黨季氏季氏深為德而葬之亟即位喪葬亦
皆盡禮而使無生心焉此季氏之所謂神奸也
李琪氏曰讀隱桓之春秋而知王澤之竭也讀昭定
之春秋而知伯烈之壞也晉伯復盛于悼公寖衰于
平昭而遂廢于頃定夫晉以奕世九君之業豈無積
累之功著在諸夏至頃定一壞而不可復收嗚呼廢
興存亡未有無故而然者也千尋之木物能蠹之必
其中先腐壞戕蝕而後蠹生焉嘗原晉事之顛末而

察其所繇失矣或曰晉之廢也其變在夷狄有楚弗攘有吳弗抑二强並立伯權遂衰自召陵擁十八國之衆不能振旅至于戎蠻之執晉俛然北面而事楚以京師之禮自吳滅巢滅徐伐陳伐晉不能誰何迄乎黄池之會吳哆然操方伯之令而下以列國令晉春秋由此絶筆焉則晉之失伯實吳楚之張也曰中國苟合則夷狄豈能間乎其端在諸國之先貳也當時以齊景衛靈宋景之君其國皆强戮力周旋何畏

乎吳楚今也齊景有抑晉代興之志衛宋魯鄭之君無非攘臂以從齊者也葢晉執行人叔孫婼與邾大夫坐而失我執宋樂祁犂而失宋涉佗成何詬衛而失衛荀寅辭蔡而失蔡假羽旄于鄭而失鄭是以齊得以盡收諸侯鄭則與齊盟于鹹會于安甫矣衛則與齊盟于沙次于五氏矣我則與齊會于牽矣宋則與齊會于洮矣終而齊侯衛侯且伐晉矣則晉之失伯乃諸侯之離也曰晉國苟治諸侯安得背乎其原

在大夫之先叛也使六卿諸臣如先大夫之肅皆盡忠以輸王室何憂乎齊衛今也强家多門各求封殖而削弱之禍獨歸中國葢自趙鞅取衛貢五百家動晉陽之甲自韓不信執宋命卿不顧踐土之盟自魏舒南面涖政敢干位以命大事而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萌已成矣則晉之失伯乃大夫之擅也曰晉之禮義素明則大夫豈得擅乎利勝而義微此上下之所以不奪不饜也范鞅請冠而我使𠑽執趙鞅受

楊楯而宋卿貫禍邯鄲爭貢而三卿亂國或取季孫之賄而昭公弗納或求蔡侯之貨而楚師無出或索我十牢而吳人藉為口實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晉伯之壞又誰咎歟春秋所以嚴義利之辨察天理人欲之分正君臣上下之位而示後世以防微杜漸反本澄源之道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左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

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將以害吳也吳子怒冬十

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滅徐徐子

遂奔楚楚沈尹戍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左傳吳子問于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

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

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

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于

是乎始病

黄正憲氏曰按徐在江淮間實為句吳通中國適荆楚之路四年楚虔恐吳爭伯因執徐子以斷其道則徐久服于楚而吳深憾之矣今楚勢既衰吳欲伐楚故先滅徐徐子懼死逃命奔楚左氏乃云章羽斷髮携夫人以逆吳則既降矣何必奔哉其書名先儒以為不死社稷非也竊謂國君死社稷與奔降者皆當書名使後世知其賢不肖以為勸戒若謂死社稷不名則反沒其令聞而萬世之下焉知死節者之為誰

哉
徐子名著其國絶也譚弦温不名國小畧之或史失
之
禹公榖作羽
庚寅○敬王九年
三十有一年○晉定公午元年齊景三十七衛靈二十
四蔡昭八鄭獻三曹聲四陳惠十九杞悼七宋景六
秦哀二十六楚昭五吳闔廬四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歴

左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名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名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

陳氏傳曰季氏出其君而納邾快又納黑肱卒大夫會葬晉宋滕薛晏然如二君矣是故文公在晉公孫敖會于垂隴襄公在晉季孫宿會于邢丘皆伯令也

昭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則非諸侯之事矣以晉之釋君而助臣也晉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將以納公取貨于季孫而遂不果荀躒復為此會昭公所以死于外也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人為之也公會晉侯于夷儀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弑其君剽公如晉次于乾侯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公薨于乾侯屬辭比事而晉人之罪著矣

夏四月丁巳薛伯縠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傳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

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秋葬薛獻公

左傳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吳師圍弦楚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冬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不書國闕文或曰諱屢受邾叛邑也

熊過氏曰此與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同不書邾闕文也公穀傳皆云邾黑肱知黑肱邾臣也故啖趙纂例從左氏所引經文曰邾黑肱矣意如當國為逋逃主故快肱以類至而肱又以濫至二傳鑿生異論公羊以為通濫于天下以賢叔術也濫何足通而叔術何足賢歟地固有通于天下者沙鹿崩梁山崩是也

濫今滕縣東南古東海昌慮縣地何繫于天下而黑肱書名何足知其賢耶而穀梁曰不言邾黑肱別乎邾不言濫地非天子所封也且別封而不受王命者在春秋固有之郳邾之別封也蕭叔宋之別封也郳黎及蕭皆以地書而黑肱安得不書地今假黑肱實別封不受王命然地固王土春秋反正諸侯安得專封不還繫之邾者且既為別封則固已有國世有挈國而奔者哉此皆不近人情矣闕文之云學者無疑

焉爾

濫在今滕縣東南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辛卯○敬王十年

三十有二年○晉定二齊景三十八衛靈二十五蔡昭九鄭獻四曹聲五陳惠二十杞悼八宋景七秦哀二十七楚昭六吳闔廬五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

取者非以兵力得邑魯以闞與而公取之也向也季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自公執賁歸馬者乃不歸馬又荀躒會後意如無君之勢益彊矣于是共具盡絕而故歸是邑免公之饑餓也春秋不言歸言取不得已之辭爾季氏自是放其君矣闞實魯先公之墓在焉意如以闞歸公假居桐之義耳乃公羊傳以爲邾婁之邑則又何據焉

闞魯地今東平州古須昌地

夏吳伐越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左傳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

趙子常曰此京師也其曰城成周何以地舉也凡王

者所都皆曰京師周自東遷定都王城久矣于是王室亂天王復辟入于成周遂命諸侯城焉故以地舉而不言京師是役也晉魏舒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尋盟于狄泉則盟何以不書魏舒何以不序大夫自為盟也魏舒南面韓不信專執于京師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大夫自為盟而無王如此此狄泉之盟所以不書也其城成周也魏舒屬役于韓簡子既削狄泉之盟則魏舒固宜不序矣穀梁曰天子之在者

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高忠憲曰敬王既入成周即於此定都不復返王城

以劉單羣族在焉遠惡黨也成周既城後遂謂之京

師諸侯不勤王事久矣今猶能從王命以安王室哀

世善事也

周至于此播遷甚矣曰王城曰成周不可言京師也

不忍言京師也非以地舉而不言京師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郝仲輿曰意如之逐昭公致矣始而公伐之也陽為不敢請盟請亡以緩公而待兩家之援公既出矣請改事君稽首叔孫偽求復公公之奔齊晉也則賂齊晉公之在外也則車馬遺于外齒及君則憂恤之言不絶于口君之左右衣屨不絶于餽是以内有逐君之實而外連强大結歡羣小昭公昏庸不斷忠言不入卒至大行而不返也悲夫

昭公列國本末

昭公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詹桓伯辭於晉反潁俘十二年甘劉相殺十七年晉荀吳滅陸渾之戎周大獲十八年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二十二年王子朝有寵于景王王與賔孟謀欲立之王崩劉單攻殺賔起于是子朝作亂劉子奔揚單子亡劉子乃以王猛居于皇已入王城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師納焉冬十月王子猛卒謚曰悼王二十三年

敬王立晉人圍郊伐子朝也王使告閒晉師還王又避居狄泉而尹氏立子朝于王城天子蒙塵齊魯大國俱不動宋鄭亦罔聞晉師不力至明年二月乃使士景伯涖問周故辭王子朝不納其使懵矣于是二十五年有黄父之會謀王室也魯使叔詣往齊竟不與明年王入成周而尹氏名毛以子朝奔楚晉頃公卒定公立三十二年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以城成周

昭公庸主不足有為元年季氏為政伐莒取鄆彊鄆田

取鄫受莒牟夷三邑皆私家所自利也楚將為討晉幾止公不之顧矣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民全不屬公而公室益卑連年君臣如晉如楚者各三十年季氏又伐莒取郠十二年公如晉晉人辭公至河乃復豈莒人之愬耶穀梁以季孫不使遂于晉也季氏叛君陪臣自叛季氏南蒯將去季孫而立公子慭不克公子慭奔齊南蒯以費叛十三年叔弓圍費晉以邾莒之訴平丘之會辭公不盟已執意如執叔孫舍公為如晉不見公之不

能為有無也二十五年公若郈昭伯臧昭伯大夫謀去季氏公伐之季孫登臺而請亡不聽叔孫氏司馬鬷戾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殺郈昭伯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刼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不聽遂遜遜于齊自是入齊次陽州而不容入晉次乾侯而不可晉士鞅取貨于季孫齊景公䁥聽于梁據而士鞅尤為逆首二十六年齊會于鄟陵謀納公二十七年晉會于扈謀納公然不過借此以為取貨計耳宋元

公不顧私親衛靈欲質公子為納公計甚力曹邾滕小國之大夫亦踴躍聽命其如奸黨何哉至三十一年季孫意如荀躒復有適歷之會而平子惡逆益熾矣當晉使荀躒唁公于乾侯也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此善畫也公欲從之而從者脇公不得歸悲夫

三年齊令晏子請繼室于晉與叔向各嘆其國之為季世也二子皆賢者作相知語故如此魯自襄公時齊魯

相侵盟好中絶至是齊欲親魯七年與魯平叔孫舍如齊涖盟九年仲孫貜如齊十年陳鮑欒高四族相爭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名之無所往欒施來奔先是三年燕伯奔齊十二年納于陽益十年而其君始復國景公庸才無志僻處海國耽樂牛山十三年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使告劉獻公齊人乃懼而與平丘之盟則其無心大業可知矣景公女于吳申之會楚執徐子通吳之道斷矣故十六年齊侯有伐徐之役王室

亂吳人強雞父之師黃父之會齊皆弗聞至魯昭公陽州之次而景公之惡益彰齊與魯比隣甥舅之國也聽梁丘據之言坐視不救昭公適齊之日夫子亦適齊君臣父子之對所以默提景公者至矣而景公昏懦庸惡取鄆盟鄟不吞不吐夫子以夷齊相較死無得稱說者徒謂其以崔杼弒兄篡立兄弟天倫相比量耳不知忍心昭公助虐季氏夫子所心恨者在此故作此語以補春秋之所不及昭公五如晉而不得入三如齊而不見

恤卒死乾侯景公安得辭其罪哉

晉于元年為虢會以尋宋盟仍長楚人使得氣去敗狄太鹵而攘狄之功成春秋謹書之楚靈王即位申為楚専會諸侯之始伐吳滅賴陳招殺世子偃師八年滅陳蔡侯般弑其父十一年誘殺于申于是十一年有厥慭之會謀救蔡也以晉之强宋盟故在乃不自奮而使狐父請蔡于楚不亦恧乎竟弗許而滅其國用其太子何賴于有伯哉楚不肯但已有志于吳十二年之伐徐以

威吳也楚靈被弑氣燄稍息而晉于十三年有平丘之會孫明復曰自宋之會大夫專盟會者十年申之會楚子專盟會者又十年十三年昭公秉楚靈弑逆之禍與劉子合諸侯同盟而叔向諸臣德卑材下卒于無成齊敢拒令鄭敢爭承衛病芻蕘之擾而羊鮒瀆貨魯因蠻夷之訴而意如被執坐視諸侯之去而不之顧自是訖名陵諸侯復不出者二十四年而為鄟陵之盟參盟復作晉不復主盟矣十六年晉昭公卒頃公立子朝之難

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官守而僅遣大夫魯昭公遜于外晉不哀同姓伸大義乃聽荀躒之說俄延不救至于客死二十五年會于黄父曰謀王室二十七年謀于扈曰謀納公勤王討罪之義固如是乎蓋是時為晉頃定之交魏獻子實為政焉三十年頃公卒定公初立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初政差可觀

六年大子佐為寺人柳所譖其法一如世子痤遂逐華合比天道亦好還哉十年宋公成卒平公即位平公無

信多私而惡華向于是二十年有華向之亂華向誘殺公子寅等遂刼公取太子欒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向之子為質華向出奔陳公復聽華多僚之譖謀逐華貙其父司馬華費遂反與公謀逐華貙以平之張匄不勝其怒殺多僚刼司馬以名亡人二十一年華向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師晉師敗華氏而二十二年華亥向寗華定出奔楚罪人終弗得也魯昭為季氏所逐宋元公與季平子懿親

大義不顧如晉求納公卒于曲棘賢矣哉

元年號之會尋宋盟也楚仍長晉已而楚麇卒四年靈王會于申楚專會諸侯矣已伐吳滅賴執徐子矣又五六年兩伐吳矣執殺慶封以討逋惡頗為快之獨陳殺偃師者招也為招御罪殺公子過并殺孔奐因而滅陳何也十一年誘殺蔡侯般十二年伐徐十三年靈王縊于乾谿棄疾為王陳蔡復國十三年吳滅州來十七年楚人與吳有長岸之戰費無極為太子建少師而無寵

思所以傾之為之聘秦女而美勸王自取之又勸城城父以寘太子二十年乃譖太子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奔太子而殺伍奢伍尚又取貨于蔡東國而出朱二十三年吳伐州來敗于雞父太子建之母在郥吳人取之而歸讒賊在内强敵在外國勢以衰于是二十三年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明年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吳遂滅巢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在矣二十六年楚平王卒竟立昭

王吳子因楚喪圍潛楚令尹子常等帥師救之遇吳王僚弑乃還費無極又譖郤宛殺之沈尹戌曰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屛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温惠恭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而子常乃殺費無極三十年吳滅徐三十二年吳伐越

或謂蔡在春秋中國勢单弱剪焉無以自通于夏盟然宋號二會以來蔡為楚從公孫歸生攘臂于列國大夫

之上而陳鄭莫之敢抗則蔡非不能爭雄于諸國也靈公負篡弒之惡懼中國之討事楚最謹昭四年申之會書曰楚子蔡侯伐吳滅賴又書曰楚子蔡侯五年伐吳又書曰楚子蔡侯蔡楚之相得未有若靈公之甚也至十一年而楚子誘殺靈公于申矣以為未快也又刑其士七十人復未足也而用隱太子于岡山滅蔡以封棄疾蔡之蒙禍亦未有若靈公之極也晉昭公大合八國于厥慭將以救蔡不能振旅反使孤父請蔡于楚卑哉

十一年楚子使棄疾為蔡公楚靈虐羣族怨觀從以蔡舊臣設謀令公子比及棄疾入楚靈王縊棄疾復殺子干自立為平王十三年蔡廬乃得與陳吳歸國楚靈之弑蔡實啓之觀從亦奇士哉二十年蔡平公卒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欲立之恐以圍蔡蔡侯朱奔楚不知所終二十三年蔡侯東國亦卒于楚是為悼公二十四年

蔡昭公立

鄭簡公二十五年而入昭公之元年先是鄭為游楚亂

故元年六月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叚氏公孫黑強與于盟使太史書曰七子子產勿討三年因黑傷疾乃數其罪遂縊三年鄭伯如楚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明年春許男如楚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與楚有申之會十二年鄭簡公卒鄭即楚久矣晉悼之興以國反正子產相之遂得兵息國安蔚為春秋之賢諸侯定公立十年子產卒二十八年定公卒子產為政如作丘賦鑄刑書立公孫洩此其大者而平丘爭承登陴置對

韓起求環弗與禳火弗聽不一而足俱見于傳惟三年經書殺大夫公孫黑一事耳自襄公二十五年子產伐陳之後至定公六年鄭國無事者幾五十年非子產之善于治國不能也乃知春秋所書皆非有故茍可但已者春秋不書矣

鄭有簡公賢君子皮子產相繼為政國家無事宜也乃衛自魯襄公二十六年復國後直至魯定公七年幾五十年衛國亦無結怨興兵之事春秋經中止于昭二十

年書盜殺衛縶一事耳乃考獻公卒後昭公八年即為
靈公元年在位四十五年哀公二年方卒則衛家治日
于靈公之身甚長也靈公無道而專聽諸臣為政夫子
所稱叔圉三人各治其事億寧上下應對諸侯鮮有違
忒主昏于上時清于下用人之功曷可少哉又考左傳
衛盜條下載衛侯聞齊豹之亂載寳以出亡于死鳥齊
侯使公孫青來聘文與辭俱可觀予甚疑之齊豹之亂
未必及公即及公何至越在草莽且公子朝襄夫人宣

姜名謚又與前同此段事恐簡策有雜

元年于虢之會莒人以季武子取鄆訴之楚欲執叔孫不果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名去疾于齊是為著丘公展輿出奔吳莒魯爭鄆為日已久于是叔弓疆鄆田因莒亂也莒著丘公立而不撫鄫九月取鄫亦因莒亂也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三邑來奔莒人來討叔弓敗莒師于蚡泉十年季孫帥師伐莒取郠十四年著丘公卒郊公不戚國人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郊

公善意恢蒲餘侯善庚輿于是蒲餘侯殺意恢而郊公奔齊逆庚輿于齊二十二年齊北郭啟伐莒苑羊牧之曰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莒子是大惡其君二十三年莒子庚輿來奔齊人納郊公

邾子于襄公二十八年來朝故元年邾悼公卒始會其葬十一年與魯有祲祥之盟十八年邾人入鄅鄅夫人宋向戌之女明年宋公伐邾二十六年邾快來奔三十

一年黑肱以濫來奔三十三年邾人城翼還自離姑魯武城人取邾師晉人來討執魯行人叔孫舍魯葢受邾人之辱升陘之胄狐駘之髽以至今日受晉國之討拘我使人宜魯之必亡邾而後已也

八年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二公子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四月哀公縊行人干徵師赴于楚楚執而殺之公子留

出奔鄭公子招歸罪于公子過而殺之十月楚師滅陳使穿封戍為陳公放公子招于越又殺陳奂以委罪失刑甚矣九年會叔弓會楚子于陳夏四月書陳災二十年宋華向出奔陳二十二年宋華向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獲陳夏齧

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

三年北燕伯欵出奔齊六年齊侯伐北燕十二年齊高

偃師師納壯燕伯于陽

四年楚人執徐子遂滅賴十二年楚子伐徐十六年齊侯伐徐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十二年晉伐鮮虞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十七年邾子來朝小邾子來朝十八年邾人襲鄅十九年宋公伐邾

十三年吳滅州來

九年許遷于夷十八年許遷于白羽十九年許世子弑其君

二十四年吳滅巢

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十六年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三十一年薛伯穀卒

三十二年吳伐越

元年三月取鄆叔弓帥師疆鄆田

五年九月取鄫

春秋辯義卷二十五